

黄蓓佳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生命 激荡的印痕



名家手记

Ming Jia Shou Ji

Sheng Ming Ji Dang De

Yin Hen

Shang Hai Ren Min Chu Ban She

生命激荡的印痕

黄蓓佳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1 号

责任编辑 唐燕能

封面装帧 杨德鸿

生命激荡的印痕

黄蓓佳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科教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60,000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7 - 208 - 02130 - 9/G·299

定价 10.70 元



1995年7月访问日本福岗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1992年10月在英国莎士比亚故居蜡像馆。



1995年在家乡如皋公园。

自序

我写散文，初起的原因，说起来是很有功利主义的。开始还有点“赶鸭子上架”的意思，被本地报社编辑拿电话逼着，好好歹歹对付了几篇，结果就被本城的市民们认可了，走到哪儿办事，掏出证件，对方扫一眼便大叫：“哎哟，你就是晚报上写稿的那个作家呀！”言语动作间便热情了许多，诸事好说好办。如果隔段日子不写，街口上美发店杂货店的小老板们还会追着问：“哎，怎么看不见你的文章了？我们一家子都喜欢看你的文章噢！”被恭维着的我，心里的苦涩自然难免：写了20年小说，长长短短的作品几百万字，书也出了十几本，居然没有晚报上几篇散文来得红火！转念再想想，做个“晚报作家”也未尝不是坏。大凡一个作家，被文学圈子里的人称赞倒还容易，被千千万万老百姓所接受认可却非易事。现今的社会，赶着赚钱还来不及，有几个人肯花时间坐下来读小说的呢？

于是，为出门办事方便，为邻居们几句夸赞，回家坐下来又写。一来二去，真心里喜欢上了这种随意的写作方式，这些可爱的文字。如果把写小说比作灵魂的煎熬，那么散文完全是一种情绪的释放，我坐在电脑前啪啪地打着键盘，心里有的只是轻松、纯净和愉悦。我忠实地记录下生活中的感想，无须

掩饰,无须归纳或升华,其状态的美好大约只有“快乐”二字可以形容。

世事的变化真的是难以预料,几年前小说编辑们满天飞着到处约稿,如今上门的大多换成了编综合类杂志的,编报纸副刊的。天南海北千里迢迢赶来,不写说不过去。还有那通过熟人朋友甚至亲戚关系来约稿的,碍于情面,也要应付一篇两篇。几年下来,不知不觉攒下了十几万字的文章,统归于一个大的题目“作家手记”,应该算比较恰切。如今出散文集又成了时尚,本应替我出小说集的出版社,偏打听说要出我的散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唐燕能先生是我文学上的启蒙老师,他来组稿,自然是别无选择地交给他出。第一本散文集送到我的第一个老师手里,算不算是迟交的作业呢?

关于作品目录的编排,没有做过太多周密思考,随手归成几个大类,也是顺其自然的意思。第一部分基本上是写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一些感受、赞叹、遗憾、回味之类的东西,属私密性较强的内容,读者可以从中想象一个作家的日常生活。第二部分是关于在国外生活的文字。没什么特别之处,只因为既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难免要发几句感慨而已。第三部分才回到了本行,谈及一些创作中的酸甜苦辣。自然谈的都是皮毛,既不博大又不精深。我这人对自己的作品来几句总结都困难,更别提上升到理性高度作什么剖析了。好的是读者不必担心看不下去。第四部分,是我一切作品中最愉快的文字,写了我的可爱的女儿。我首先是一个母亲,其次才是一个作家,希望读者能跟我共享做母亲的快乐和烦恼。

目 录

自序.....	1
劳燕纷飞的日子.....	1
如水流淌的音乐.....	4
童年情结.....	7
花开花落	10
梦中芦苇	13
我的求学生涯	16
我的教师生涯	21
我的婚姻生活	24
永远的心愿	32
生命激荡的印痕	35
家教	40
樱花大道	42
渴望远行	46
雪夜读书	49
床	52

购物的体验	55
南京观剧	58
女红	61
丰县的“小凤凰”	64
梦中的苹果园	67
重返大沙河	70
拉萨的神奇之夜	73
卖唱片的小伙子	77
无能之辈	80
作家之苦	83
欲望	86
此生不再	89
也叫“朝花夕拾”	92
窗口的风景	107
漂泊异域的中国主妇们	110
人在新加坡	116
榴莲的滋味	119
演员与看客	121
在香港购物	123
儿童天堂	126
欧洲的流行艺术节	129
良宵	132
在英国雷丁过春节	135
我的保加利亚邻居	138
书法和日本女人	144

名叫中村的小伙子·····	147
读书生活小记·····	150
建筑的梦幻·····	157
默默的纪念·····	162
我穿上了一双魔鞋·····	169
夏日里的《冬之旅》·····	174
我寻找一支桨·····	177
《夜夜狂欢》后记·····	183
《这一瞬间如此辉煌》后记·····	185
为女人而写·····	191
走一步,说一声“再见”·····	194
女儿的天赋·····	200
幼儿园内外·····	203
母女同乐·····	206
圣诞老人的礼物·····	209
两幅画·····	212
为女儿减肥·····	214
关于钢琴·····	216
贴身小袄·····	218
只因为我是个母亲·····	223
修莎理财·····	227
编后记·····	230

劳燕纷飞的日子

有段时间我在南京是有很多亲人和朋友的。星期日亲人们总是在一起聚会，大人孩子把屋子挤得快要爆炸。朋友们常常不请自来，敲响门铃后随之扬起亲密无间无拘无束的欢笑，搬椅子煮咖啡泡茶忙出一片醉人的热闹。更有老同学间或从远方出差，风尘扑扑带来很多开心的故事。于是打电话呼朋唤友，拎上提包忙忙地上街沽酒买菜，七碗八碟拼出一桌太平盛世。

离别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漫长过程，现在想起来却仿佛在一夜之间发生，一觉醒来眼面前变得空空荡荡，朋友走了，同学走了，弟妹走了，连丈夫也走了。他们赴欧美，下海南，飞香港，去深圳，到他们想去的地方去了。他们在那里能赚大钱，能发挥才能，能生活得自由快乐。

拖他们后腿自然是一件愚蠢的事情，如今这个社会谁不想把日子过得更美？

开始的时候大家互相通信。打开信箱，见到封皮上或龙飞凤舞或清秀端庄的熟悉字迹，心里的快乐像有一只小小的蜜蜂飞升起来，振动着薄薄的透明的翅膀。阅读这些来信又是一种多么愉快的再创造的过程，字里行间的娇俏温馨从眼

睛流入心田，引出许许多多耐嚼的回忆。甚至隔段日子从抽屉里翻出来再读，依然新鲜如刚出炉的面包。

也几乎是一刹那的事情，天南地北所有亲人朋友家里都装上了电话。人们适应现代生活的能力多么强盛啊，从装上电话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人再愿意写信了。总是在措不及防的时候电话铃骤响，放下手边的一切东西扑过去抓起电话，觉得远方亲朋熟悉的声音在电话里稍稍的变了，显出些微生硬，些微急促，又夹有一些金属振荡的陌生。照例是这样的开头：“都好吗？”然后简单地说说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即将要有的升迁，问候一些该问候的人，请求在南京帮办什么，然后便是：“没事了吗？没事挂啦！”我这边忽然的就心慌意乱，早先想好要说的事偏偏一件也记不起来，死死地抠住话筒，嘴里连呼：“再等等！我想想！”当然最终什么也没想起来，潜意识里实际上是盼望将这双方呼吸相通的时刻延长一分半秒。终于喀嗒一声话线断了，望着手里冰冷冷的话筒，仿佛有一根丝顺着电线长长地被抽走了，抽得我心里发空、发疼。

星期天懒懒地睡到日上三竿，晃晃悠悠去到父母家中，老俩口冷清清对坐着打游戏机呢！幸亏聪明人想出了这么个打发寂寞的好玩艺儿。

上街买菜，心里总想着多买点儿吧，这个星期说不定有朋友冒冒失失闯进家里来。结果自然是一个也没有。忙啊！忙职称，忙炒股，忙置业，忙公关……时间就是金钱，谁肯在叙旧闲谈中坐失良机？即便有心邀个三朋四友到家里小斟一番，也啜嚅着开不了口。别人会有这个时间吗？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还能拿一份礼品，到我这儿有什么呢？如今的人谁在乎几口酒几碟小菜？

出差的人都是飞机来去。出机场打个电话，算是在我这儿报过到了，尽到礼数了。偶尔上门，屁股还没坐热就抬脚要走。我不敢挽留。分秒之间或许就是十万八万的收入，亲情友情有这么沉重吗？

我承认本质上我是一个喜聚不喜散的人，早一个世纪出生或许会令我如鱼得水。那时候人们悠闲地耕种三五亩地，有很多的时间出行和清谈。那时候总是聚族而居，长幼有序，姑表成群。那时候一块银元可以办一大桌酒席，一壶酒可以从天黑独斟到天明。

穿越时光隧道的幻想有一天能够成真吗？假使到了那一天，世上的人能够自由在隧道两边穿行，能够随意选择两边的生活，那么是这边的人多，还是那边的人多？我呢？我会不会在隧道两头踟蹰徘徊，难取难舍，到死也不能确定自己的位置？

时代列车呼啸而过，稍稍的犹豫都会被远抛在轨道后面啊！

就这样，他们都走了——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的弟妹，我的丈夫。劳燕纷飞的日子里，只剩下我的女儿和父母。前者羽毛未丰，后者翅膀已断。

或许还会有一天，诺大的城市里只剩下孤零零的我自己。也或许我耐不住寂寞跟着飞走了。还可能到那时候，最先飞出去的燕子又有一批要飞回来了。谁知道呢？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说不上谁是最快乐的人。

如水流淌的音乐

实在想不起来第一次听交响乐时那种震颤的感觉了。印象中是在北大校园的黄昏，窗外暮色朦胧，音乐从一只砖头般大小的盒式录音机里放出来，竟如山间潺潺而下的瀑布，流淌着跌宕着飞溅着，注满了我们那间小小的学生宿舍。此后便铭心刻骨地理解了这句话：音乐如水。

我很小的时候，不知道收音机为何物。稍大些，耳边除了样板戏和语录歌再没别的。到1979年改革开放，才算真正地接触交响乐。以生命计算，它来得实在是有些迟了，以至有段时间我发疯似地收集磁带，五体投地地崇拜着卡拉扬和小泽征尔。我以自己的体验写的一篇小说《雨巷》，在当年的大学生中广为流传，与我有同感者不计其数。

命运常常喜欢跟我们开一些苦涩的玩笑。

最初我拥有的收听器械是一只两喇叭收录机，自以为很不错的，宝贝似的终日立在书桌上，占据一个最醒目的位置。下班去食堂吃饭，吃完嘴一抹回宿舍；第一件事先开收录机，塞进磁带，将声音旋钮转到尽可能大，在充斥两耳的音乐声中，陶醉到飘飘然。

几年后市面上有了带激光唱机的音响，我凑齐四千多块

钱，拉了丈夫直奔友谊商店。记得那次店里有高低贵贱好几种品牌，我的钱只能买最普通的一种。我央求售音响的先生给我听一听那套2万多的，蒙他好心，答应了。声音刚从机器中流泻出来，我突然发现我已经不能呼吸。我喉咙发堵，跟着眼泪就莫名其妙地充盈了眼眶。那一刻我非常痛苦，是一种无可名状的哀伤和痛苦。那机器太过神奇，它使音乐带上了魔力，变得如此美妙如此醇浓。可我居然没有足够的钱将它搬回家中！为此我既恨自己又恨那机器。我咬牙切齿对丈夫说：你要发誓，将来你挣钱给我买这套音响。丈夫郑重说：好，我发誓。

光阴荏苒，一晃几年过去了。丈夫实现了他的诺言，从国外给我买回来一套顶级音响，比当年友谊商店那一套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机场用汽车拉回家以后，光拆下的包装箱就堆了一屋子，繁复的线路图让几个行家前后忙了两天。

奇怪的是试放音乐时我很平静。我努力酝酿情绪，想寻找当年在友谊商店里的激动和狂喜，可最终只挣出一个淡淡的微笑。我觉得我很对不起丈夫，他期待我的必然要比微笑更多。他一定大大的失望了，好心情好感觉是装不出来的。

是什么抑制了我对音乐的迷恋？岁月吗？写作吗？还是人到中年的疲惫困顿？回想当年用砖头般的盒式录音机播放音乐时的惊喜，恍然真如隔世。

音乐如水，生命同样如水。不同的是音乐淌出来还可以再淌回去，生命却不能，淌出来就枯萎了，消失了，踪迹难寻了。音乐能够永恒，生命总是易逝。

音响就这么成了房间里的风景，每看见它孤然伫立的样子，就觉得自己实在怠慢了它，有点于心不忍。也想多点时间

与它厮磨，决心却是难下，因为脑子里被作品中人物情节装得太满，要腾出一点点都很困难。好不容易一部脱手，想着该轻松几天了吧？新的人物情节又自作主张地蹿出来，不声不响就把脑子占上了。恼火也恼火，无奈习惯已经养成，我又能拿自己如何呢？

最不幸的是生了个女儿偏偏缺少音乐细胞，偶尔打开音响，她忙忙的去拿棉花把耳朵堵上，说是吵死了，妨碍她做功课。她说的也是实话，音响大了，就显得房间小了，如果再来点摇滚和激情什么的，坐在房间里的人便有点被“轰炸”的滋味。想一想，女儿在旁边用棉花堵着耳朵，我这音乐听得还有什么意思？只好扫兴地走去关了，求一个彼此相安。

童年情结

我平素逛街，有一种店门是绝对不进的，那就是古董店。倒也不是为文者囊中羞涩，鼓不起勇气迈那道高门槛，实在内中另有隐情。再有中国画，无论画者何人，所画何事，我一律不喜欢也不收藏。写到这里，我要请亲爱的画家们原谅，本人不是对中国画不恭，跟尊贵的古董一样，我的排斥是出于一种病态的抗拒心理，是纠缠不去的童年情结。

我外公早年做北洋政府的军需中将，后来从上海烟酒税总监的任上离职，在我老家的县城里，也算是个有钱的人。据说外公生性儒雅，喜古董字画，在世的时候收藏了不少。外公去世后连年战乱，家道渐败，值钱的东西好些都被外婆变卖换饭吃了。再后来历次运动，据说家里被查抄过不止一次。如此，到我七八岁开始懂事的时候，堂屋里悬挂的画幅、摆设的瓷器仍然是琳琅满目。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幅中堂，画的是一个古人在河边饮几匹老马。之所以印象深刻，一是因为此画极为陈旧，画面已经黄得发黑，若不凑近去看，根本看不出那些细细的黑色线条；二是在我童年的眼中，这画画得十分拙劣，画上的人驼着个背，画上的马也不像今人所画的马，怪怪的，有点变形。我实在不明白大人们为什么要把这样丑陋的